

後漢書集解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集解洪亮吉日郡應作陽刊寫之誤安帝時舉孝廉稍

遷冀州刺史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謝承書云雄爲冀州刺史不舉煙火長食乾糲十日一炊州部多豪

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

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

辭深切尙書僕射虞詡曰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

卿曰下類多拱默集解通鑑胡注拱默言拱手而默無一言曰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

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爲白

解惠棟曰王幼學云璧玉之性善惡不相掩記聘義云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前書程方進傳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

云容容隨眾上下也先

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

難尼曰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

謨謀也即

無逸篇

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

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

之類也作納言朕命惟允詩云惟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

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曰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是時

上疏陳事也先謙曰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

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曰舉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

懷之

尚書皋陶謨之詞

分伯建侯代位親民

集解沈欽韓曰此與

不屬袁紀作昔三代垂統封建侯伯云云詞義爲顧益范史剛截有誤也雄此奏袁紀在陽嘉元年而傳置永建三年之前

用和穆禮讓曰興故詩云有泮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詩小雅曰泮陰雲也淒淒雲興貌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先

也是興雨據注當爲興雲此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

詩小雅刺幽

用三家詩而後人據毛改之

政卒勞百姓

衰黠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

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

謂衰黠也黠色美也七子皆衰黠之親黨謂皇甫爲卿士仲允爲

膳夫家伯爲宰番爲司徒馱爲趣馬聚子爲內史橋爲師氏也厲

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見

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也詩小雅番音方元反聚音

側流反橋音記禹反集解錢大昕曰章懷注用毛氏說鄭康成則

以黠妻爲厲王后謂正月惡衰黠滅周十月之交疾黠妻嬖方處

則衰黠非一人此疏上言幽厲昏亂下言衰黠用權則亦與鄭說

同魯詩黠作闕尙書中侯作刻閭刻黠文異實同蓋其女族姓非

訓美色也漢成帝時谷永對策云昔衰黠用國宗周以喪闕妻驕

肩日以不滅兩漢經師皆主此說故康成從之先謙曰注厲王官

本作幽王是改幽爲厲乃鄭用識說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刻革五等更

立郡縣剗削也五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史記

爲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腰

斬楊雄長楊賦曰秦窳窳其士封豕其人也集解沈欽韓曰雄賦

作封豕其土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獨苛救敝悅已濟

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

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
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曰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

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曰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

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

集解王補曰袁紀作民知不久則輒詐以求過故二千石有治能者

曰聖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曰次用之是曰

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

興之功

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

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

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

集解先謙曰一切猶苟且

也注亦訓爲權宜

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

集解先謙

曰官本辦作辨辦辨通作

曰理己安民爲劣弱曰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

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警稅之如豺虎

國語曰

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豺狼豺虎焉殆必亡者也集解劉敞曰注畜貨聚焉案國

語作聚

監司項背相望

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

與同疾疚

集解通鑑胡注言同有此

病

也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

集解通鑑胡注言郡縣長吏飾亭傳以夸過使客監司亦

以是觀政也沈欽韓曰言監司按部但一過亭傳而已未嘗深考其治狀也

責成於期月

期匝也謂一歲言善

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

離遣也

或因罪而引

高或色斯曰求名

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色也集解通鑑胡注因有罪先

自棄官以爲高錢大昕曰此用論語以色斯當遠舉之義三國志崔陵傳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漢張壽碑常使色斯元賞碑翻

署色斯鄭固碑刑從雅意色斯自得斥彰長田君碑色斯去官抱朴子外篇或色斯而不終曰蓋漢魏人用歇後語多如此州

宰不覆

集解通鑑胡注覆審也

競其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

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

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

斯賤也集解惠

棟曰斯謂斯賤也易曰斯其所取災俗作斯周車馬衣服一出於壽昌曰左傳哀公二年去斯役釋文本作斯

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徵也集解通鑑胡注曰特紛

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

墨綬猶古之諸侯

墨綬謂令長卽古子男之國也

拜爵王庭輿服有庸

庸常也

而齊

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已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已爲守相

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

集解

先謙曰漢世臧污吏往往恐劾奏輒自引去見陳蕃范滂等傳故請限去官之令

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

錮之終身也

式用也

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

邊郡已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

任堪也音人林

反寬其負算

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

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

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

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

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

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

集解

通鑑胡注先已有此禁今復申嚴之惠棟曰袁宏紀云帝感其言復無故去官之禁

考其眞僞詳所施行雄

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

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

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

水

集解錢大昕曰司冀謂司隸校尉所部及冀州也以司隸校尉領一州因有司州之目釋名釋天篇一云豫司克冀一云克豫

司冀與此所稱同而釋州國篇云司州司隸校尉領州事故皆司

案廣省文魏及晉初皆都洛陽仍以司隸校尉領州事故皆司州之稱然當時命官則稱司隸校尉司隸從事初不係以州也渡

江以後僑置司州於徐以刺史領之不復置司隸宋齊梁時司州治義陽郡乃得晉荆州之地

而尚沿司隸舊名尤無當矣雄推較災異曰爲下人有逆上之徵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集解又上疏言宜

惠棟曰經籍志有天鏡地鏡日月鏡四規鏡各一卷密爲備已候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

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

僕射郭虔其上疏曰爲寇賊連年死亡大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

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

實集解惠棟曰案漢律先自告除其罪又光武時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蓋先時律令及建

武故事本有是科而雄等復申言之也書奏竝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

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

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

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

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

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文吏

課牋奏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尚書郎以孝廉年未副之端門集

通鑑胡注宮之正南門曰端門尚書於此受天下章奏令舉者詣

公府課試以副本納之端門尚書審敷之惠棟曰案副之端門覆

試之也詳黃瓊傳練其虛實已觀異能已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

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

廣陵孝廉徐淑

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好學樂道隨父慎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

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修命選
須那都尉也集解惠棟曰淑官至度遠將軍見徐參傳先謙曰官

本伯達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
作伯達

拘年齒解見順帝紀是故本郡曰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

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那淑無目對乃譴卻郡於是濟陰太守

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集解沈欽韓曰案廣以被勅心恨
故爲尚書時駁其察舉之議當據

此傳以定其先後次第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

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集

惠棟曰張璠漢記云時稱左伯豪爲尚書天下皆慎選舉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

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

二各能通經雄竝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集解沈

北堂書鈔東觀記陽嘉三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趙建初帝廢爲
年十三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應召而至皆除郎中

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曰娥前有謀遂

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

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

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延光二年封王聖是歲京師及

郡國三地震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集解通鑑胡注陰謀事不見於史又有日食之變

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

稟貸陛下乾乾勞思臣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爲臣求天意

臣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

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臣忠正得罪讒諛

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

所甚欲是臣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

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

特加顯賞案尙書故事集解通鑑胡注漢故事皆尙書主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

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
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曰其無
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曰其有德也今阿母躬
蹈約儉曰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耀達
本操失其常願臣愚曰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
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

集解通鑑胡注

胡注

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

前議歲曰千萬給奉阿母

集解通鑑胡注蓋雄先已有此議今乞行之也

內足曰盡恩愛

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屨之運然

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

野王君漢陽地震

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延光二年封王聖是歲京師及郡國三地震漢陽蓋其一也

今封

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替言封爵至重

王者可私人曰財不可曰官宜還阿母之封曰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曰交遘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曰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集解通鑑胡注促步推使速行也又加曰捶撲雄上言

九卿位亞三事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三公

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

序之儀

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

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

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

每有章表奏議臺問曰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

舉旣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曰爲將

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曰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

又與直善今宣光曰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

韓厥

韓厥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厥子于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厥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

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詔書選武猛任將帥者雄舉直直嘗坐罪減死又無武猛驗舉劫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尙書

永和三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

短陋

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有晏子之風

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

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

集解錢大昕曰延熹當作延光

辟司徒李郃府

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閭議郎陳禪曰爲閭太后與帝

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

集解沈欽韓曰禪乃閭氏故吏既免阿黨之誅顧昧穎考叔之義欲隔絕

帝母子何其愚而悍乎

羣臣議者咸曰爲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

莊公誓之黃泉

集解先謙曰官本少莊公二字

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

穎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

鄭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公誓之

日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虜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

蘇事解見蘇竟傳也

今諸閭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

上將何旨令於天下如從禪讓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

太后率屬羣臣朝覲如舊旨厭天心旨答人望邵卽上疏陳之明

年正月帝乃朝於東宮太后由此旨安後長樂少府朱偃音丑良反代

邵爲司徒舉猶爲吏

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舉時爲東關祭酒也

時孫程等坐懷表上

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敕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偃曰朝廷

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

朝廷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爲順帝

也集解惠棟曰伐柯詩序云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云朝廷古今同也

雖韓彭吳賈之功何旨加諸

韓信彭越吳漢賈復也

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

如道路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讖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偃曰今詔怒

集解何焯曰詔怒下疑有脫文

二尙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

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旨何求祿

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

請從此辭俚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爲平丘令

平丘縣屬陳留郡

釭沈欽韓曰今開封府封丘縣東四十里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

等見之歎息其上疏稱舉忠直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五百九十四引張翥漢記云尚書郭虔見之歎

息上疏願退位避舉

欲帝置章御坐曰爲規誠

章謂所上之書舉稍遷并

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

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

而焚死事具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

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集解惠士奇曰

荀爽云火生于木木盛于火其德爲孝至夏乃王其精在天溫煖

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至冬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

林是其不孝也故夏官掌火冬禁焚萊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

冬去火曰爲龍忌蓋龍星木位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夫文成

火爲威故爲之禁焚萊者罰并州舊俗遂禁煙爨每冬中輒一月

寒食好事者因附會介子推焉沈欽韓曰淮南要略操舍開塞各

有龍忌御覽七十一魏武帝明罰令曰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

後百有五日皆逐寒之地

魏武帝明罰令曰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

得寒食案此則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忌日爲之斷火煮醴而食之名曰寒食蓋
清明前一日也然則僅斷火一日鄴中記并州之俗以介子推五
月五日燒死故不舉火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祀神
及作五色新盞相問遺不爲介子推也而魏文公宴介子推食
五月五日之飲此又鄴俗冬至一百五日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介
日作乾粥是今之糗冊府元龜六十二後魏太和二十五年詔介
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癸辛雜識綿上火禁升平時禁七日
喪亂以來猶三日相傳火禁不嚴則有風雹之變案寒食節莫尚
於唐雖宮禁亦然燭沈佺期詩所謂普天皆滅至其亡月咸言
燄而地盡蕪煙也宋後稍弛而綿上之禁猶如此

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
堪歲多死者舉旣到州乃作弔書曰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

損民命非賢者之意曰宣示愚民使還溫食其事見桓譚新論及
汝南先賢傳集解沈

欽韓曰桓譚何知有周舉隋唐經籍
志並有華譚新論十卷蓋因彼而誤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轉

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
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
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騰祀河神名山

大澤詔書曰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曰不德仰承三統

天統地統

人統謂之三統事見白虎通

夙興夜寐思協大中

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皇大也極中也言立

大中之道而行之也

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

澤未流

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訓卽遜集解惠棟曰古文不遜今文作訓訓讀爲馴

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效何由分別具對勿

有所諱

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陽爲旱早應亢陽湛應沈溺又云水旱有歲運歲值其運氣當

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又曰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蠱食穀者部吏所致也案變復之法當見緯書今不傳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

萬物萬物之中曰人爲貴故聖人養之曰君臣之曰化

集解先謙曰官本臣

作成是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曰仁

恩導之曰德教示之曰災異訓之曰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

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

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

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言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

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

歿終也

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

帝王紀曰武王入殷

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闕出傾宮之女於諸侯

成湯遭災曰六事剋己

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

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

邪苞苴行邪諫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譎行邪何不雨之極也

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解見楊厚傳集解惠棟曰案楊厚傳無此注黃瓊傳有之

皆曰精誠轉禍爲

福自枯旱曰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

塵誠無益也

集解通鑑胡注謂露坐無益

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

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曰水爲城國魚鼈爲民庶水

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

晏子春秋之文

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

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御行求前

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

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御行而求逮於前人也

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

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

徒

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貊猾夏寇賊

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擁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

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

言學薄智淺不足曰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

易稽覽圖之文也解見耶顛傳也

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胡世僕射黃瓊問曰得

失舉等並對曰爲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

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爲誰乎舉獨對曰

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曰別羣臣

別音彼列反

然公卿大臣數有直

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

謀愚心在此其後曰事免司徒劉崎

集解沈欽韓曰帝紀崎以陽嘉三年十一月免袁紀以災

異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

千石尙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矣集解先謙曰矣字官本作云是昔周公攝

天子事及薨成王欲曰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曰天子之禮

卽有反風之應尙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

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曰王禮故數有

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

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曰章聖德北鄉侯本

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杜預注左

傳曰短折曰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

之子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卽位故不言今北鄉侯

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無它功德曰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諡集解惠棟曰何休春

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于春秋何義也答曰春秋未災

驗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稱子從大夫禮可也其說與舉合

皆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

從之尚字河伯河南郡人也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引楚國先賢傳黃尚爲司隸校尉姦慝自弼周

壽昌曰水經沔水注邛縣漢封黃極忠爲侯縣南有黃公闕卽司徒黃尚尚蓋極忠之後邛屬南郡故爲南郡人先諫曰官本無上

河字少歷顯位亦曰政事稱舉出爲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

商表爲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譙子

洛水周官曰女巫掌歲時祓除瘴疹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

自洗濯祓除爲大絜也集解顧炎武曰季春之月辰爲建巳爲除

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謂病愈爲巳亦此意也惠士奇曰

注診當作浴沈欽韓曰玉燭寶典正月元日至月晦人並爲醮食

度水土女悉滿裳醉酒於水濱以爲度厄不獨三月上巳也宋書

禮志云漢書八月祓於霧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

胥祓除國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

巳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戌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醴酣

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曰靡露之歌坐中間者皆爲掩涕藝文曰

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靡露歌曰靡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

落人死一去何時歸集解李良表曰按古今注露上有朝字以七

字爲

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曰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

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

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祁退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

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也

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臨幸

問曰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中正

可重任也

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

十三續漢書云清慎高亮可任諫議大夫

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曰變嘗舉對曰

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旨來稍違於前朝

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

尙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也

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

無曰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敕州郡察彊宗大姦曰時禽討其後

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

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爲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

相前青州刺史馮羨尙書掾巴

集解洪亮吉日案巴傳由議郎守光祿大夫與周舉等同使此言尙

書蓋由巴後所應官言之

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

集解汪文臺曰

御覽七百七十八

太尉長史劉班竝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

史二千石有賊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呂下便輒收舉

集解通鑑胡注

刺史二千石大吏驛馬上奏其罪取旨黜免驛馬欲速達京闕也

墨綬縣令長也令長以下便收案舉劾上時掌反惠棟曰案漢法

呂步舒治淮南獄額斷于外不請也其有清忠惠利爲百姓所安

宜表異者皆呂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

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爲大鴻臚及梁太

后臨朝詔呂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

諫議大夫呂勃呂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

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

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

事見左氏傳

及定公

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

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

二公之位親盡故通言先公也

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

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

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曰舉清公

亮直方欲召爲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

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閭曰光賢哲

尚書曰武王入殷封比干墓軾商容閭

故公叔

見誄翁歸蒙述所召昭忠厲俗作範後昆

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

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

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不亦

文乎諡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爲右扶風宣帝下詔褒

揚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封帝揚厥聲故曰蒙述也

集解劉攽曰注尹翁歸爲右扶風案文少一卒字

故光祿大夫周舉性倅夷魚伯夷史忠跡隨魚也

管隨會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

史記堯典曰管仲

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

史記堯典曰管仲子錄乃勳用登九列方

在禁闈有密靜之風

集解惠棟曰今文尚書曰密靜嚴邦

子錄乃勳用登九列方

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廷愍悼良爲愴然

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

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戎汝也錫賜也祉福也

其令將

大夫曰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曰旌委蛇素絲之節焉

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子總音

總字巨勝少尚玄虛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元虛養道以典墳自娛

曰父任爲郎自免歸

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總總恥交報之因

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曰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

敢不應唯總前後三辟竟不能屈

集解惠棟曰蔡邕周巨勝碑云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海內

從風世之雄才俊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蓋亦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三辟卒不降身由是縉紳歸高羣公事德後舉

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慕老

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

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總卒時年五十蔡邕曰爲知命

集解惠棟曰見周巨勝碑也 自總曾祖父揚至總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

引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

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集解

曰蔣杲云於是瓊至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卽夏之綸國少康之邑

下疑脫與字也竹書紀年云楚及秦伐鄭

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潁陽故城

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春秋鄭綸氏邑漢置綸氏縣後魏改潁陽

縣元和志隋改嵩陽故注云然有司劾不敬詔下縣曰禮慰遺遂不得已先是徵

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曰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

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川故嵩陽

緱氏登太室閭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

以名焉集解先謙曰官本川作州是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

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薛

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爲夷齊之清不爲

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集解先謙曰揚雄法言云或問李仲元

何如人揚子云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注未是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

疑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已來善政

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

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集解惠棟曰廣雅嶢嶢危也曹憲曰嶢音堯胡注嶢嶢山之高也皦皦玉石之白也嶢倪

反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玉對楚襄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爲

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爲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

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集解周壽昌曰案新序其爲陽陵采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

矣引商刻角難以流徵國中屬和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

寡文選同是和寡者以引商刻角流徵之曲最高也屬文時因陽

春字面較工故不用流徵梁書庾肩吾與湘東王書陽春高而不

和妙聲絕而不尋蓋已承其誤茲注亦漏引近魯陽樊君被徵初商刻角一層僅望文生訓不如不注原典也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

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樊君樊英也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

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集解通鑑胡注言名譽折減也折食列反豈非觀聽

望深聲名太盛乎

集解通鑑胡注言其聲名之盛素動人之觀聽故所望者深也

自頃徵聘之士

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

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胡定字元安潁川潁陽人也至行絕

人在喪雉免遊其庭雪霜覆其室縣令遣戶曹掾排闥問定定已絕教妻子皆臥在牀令道掾以乾糲就遺之定乃受半顧奉見張

霸傳沈欽韓曰吳志注吳錄云顧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

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

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

至卽拜議郎稍遷尙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

職達練官曹

集解通鑑胡注達明也練習也言明習尙書諸曹事也

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通鑑胡注莫能抗言以奪其議也

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問者曰來卦位錯

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爲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首卽置積部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

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閏月散

而得一歲未算卽主歲之卦也

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

日蒙氣之說

詳棟所撰九經古義

石室案河洛

石室藏書之府河洛圖書之文也

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曰前至漢

初災異與永建曰後訖于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

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

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苞及會稽賀純集解惠棟曰虞預

慶氏純儒學有重名安帝時爲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項

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爲賀氏純事具見

李固傳注廣漢楊厚朱蒙御省集解先謙曰官本朱作未是伏見處士巴郡黃錯集

惠棟曰案華陽國志有隱士黃錯漢陽任棠集解惠棟曰皇甫謐

爲巴郡太守王堂所舉後至大位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

參傳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

連集解先謙曰官本志作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

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曰六事自讓躬節儉

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春秋考異郵曰僖

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紉女謁放下讒

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頭人之吏受貨賂趙視等九人曰幸在寡

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也集

解劉攽曰注郭都之等案文多一之字先謙曰官本頭作領是

民聽尙方御府息除煩費明敕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曰好
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曰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尙積多致死
亡亦足曰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
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曰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卽
位曰後不行藉田之禮瓊曰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
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藉田之
勤曰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曰爲大譏卒
有羌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卽位不藉千畝虢文公
諫曰夫人之大事在農上帝之彙盛
於是乎出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覲土農祥農正日月底于
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卽
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畝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見陛下遵稽古
畝王弗聽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塏音扶發反竊見陛下遵稽古
之鴻業體虔肅曰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
晝暮聆庶政曰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忘遘書美文王之不暇食

誠不能加

詩商頌曰不借不溢不敢怠遑善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也

今廟祀適闕而祈穀

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曰爲親耕之

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藉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墮先時

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卽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日來仍

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尙結

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厲風見呂氏春秋也

迎春東郊旣

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曰逆和氣曰致時風

五經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

入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

生之彙解旣謙曰官本少五經二字末之作也是易曰君子自強

不息斯其道也

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

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尙書令

瓊曰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

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

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尙書張盛奏除此科

彙解惠棟曰盛太傅禹長

子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曰澄洗清濁覆實虛溢不宜改革帝乃

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召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

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召上會議其禮

集解通鑑胡注西都中世以後以三公九卿爲外朝官東都無中

外朝之別此中朝直謂朝廷惠棟曰案胡說非周禮攝人職鄭元

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

外朝之存者殿內朝路門外之朝也又朝士注曰今司徒府中有百官特

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千寶周禮注曰禮司徒府中有百官特

朝會殿續漢志曰詔羣臣會司徒議是東漢以來外朝之證也特

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

德其制度賚賞曰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魯頌曰王曰

俾侯於魯啟爾土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

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集解劉放曰正文以宜周公

案以宜不成文理當作宜以沈欽韓曰袁紀無以字更順胡注此

西都諸臣所以尊王莽者今廣復欲以崇冀徵黃瓊之言殆哉王

補曰觀此議則胡黃優劣懸殊蔡邕贊曰我黃我胡鍾厥純瓊獨

懿超哉逸猗莫參其二是則老韓同傳所以大爲世詬也瓊獨

建議曰冀前召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盾亦加封賞昔周公

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召大啟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

堂位曰

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勤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今諸侯曰戶邑為制不曰里數

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曰興國皆益戶增封曰顯

其功

高祖為泗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萬七千戶

冀可比

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

德朝廷從之冀意曰為恨會曰地動策免

集解沈欽韓曰帝紀元嘉元年冬閏月瓊為司

空二年十一月免袁紀元年十月為司空十一月以會議梁冀事冀恨之因地動策免則在踰月耳元年二年皆有地動此傳亦云梁冀意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則與袁紀合於當年免司空也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辟舉者亦

不加命延熹元年曰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

廣司徒韓續

集解惠棟曰續風俗通作續

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

集解惠棟曰漢法阿

附反虜與同罪見袁安傳案胡廣傳廣等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

復拜瓊為太尉曰師傅之恩而

不阿梁氏乃封爲邠鄉侯

說文云邠鄉川縣也漢邠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邠音亢集解惠

棟曰袁紀載詔云太尉黃瓊清儉不撓數有忠譽加以典謀深奧有師傅之義連在三司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族甚嘉焉其封瓊

邠鄉侯也沈欽韓曰二漢志邠川均無邠縣說文蓋譌鄉爲縣也集韻十一唐邠城名在陽翟魏郡同謀文之說已名紀要承休

廢縣在今汝州治子城東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

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

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

起五侯謂左四年曰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曰地震免七年疾

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集解惠棟曰是解見丁鴻傳

曰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

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曰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

曰賢者爲力集解王補曰袁紀唐堯曰德化爲冠冕曰稷契爲筋

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曰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

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

哀平而帝道不剛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己

仁義爲冕所蹈不己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

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己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

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泮冰喻危陷枳棘喻艱難擢賢於眾愚之中畫功於

無形之世形兆也言未有天下之兆畫或作書也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

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

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

謂見太平而卽位己來未有勝政集解通鑑胡注言政事未有以勝于前朝也諸梁秉

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

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也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

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法言曰金口木舌也

巢隄吳仁傑曰案金口木舌木鐸也所以振文事辭意不類疑木

當作束楚漢春秋人銜枚馬束舌李尋曰智者結舌頰注謂不敢

出言也周壽昌曰木猶內經麻木之

木謂不能運掉也章懷及吳說並非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

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曰直言德已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爲報

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

坐音才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

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眾人之心曰救積薪之敝

賈誼上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

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弘農杜眾知雲所言直行

懼雲曰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曰感悟國家庶雲

獲免而雲既不辜眾又并坐天下尤痛益曰怨結故朝野之人曰

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刻

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

史記曰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問

賣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

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巨聞刻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藪涸澤而

淵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

也事亦見孔
子家語文也
尙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

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

集解沈欽韓曰承封

下邳高遷熈侯一統志高遷亭在邳州界又黃門協邪

集解惠棟曰協與扶通

羣輩相黨自冀興

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

曰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

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徵當作徵惠棟曰古文易曰君子以徵忿窒欲鄭玄

云徵清也左傳襄二十七年云以徵過也杜預曰徵審也鄭瑗曰

清徵本出楚詞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徵其然否通鑑胡注失於

證審別真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

集解惠棟曰案袁宏使朱紫共紀忠臣指尹勳等也

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

音抵投也

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

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

解見寇榮傳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

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爲太子

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

臺視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

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乃逐伯奇也

集解劉攽曰注伯奇王國子案伯奇是尹吉甫子夫讒諛所舉無

王國未詳官本考證曰劉注子字諸本皆誤作事

高而不可升相抑

集解王補曰袁紀作阿黨相抑

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敷臣至

頑鷲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疊益深敢言

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三者數之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

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爲名者取其深之極也

其年卒

集解惠棟曰袁紀七年以太尉薨范不載郭仲產荊州記曰安陸縣

有鳳皇岡中

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昭侯

孫琬

琬字子玟

集解惠棟曰文選注引范書作公琰

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爲魏郡

太守

集解惠棟曰文選注引云少失父母又云祖父瓊育之初爲魏郡太守云云也

建和元年正月日食

京師不見而瓊言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

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言其

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爲司徒琬言曰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

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

集解惠棟曰司徒盛允碑云公字伯世梁國虞人也其先夷氏至漢中葉

通孝元帝諱改姓曰盛世濟其美以迄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

賊事副府

副本謂公府也

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

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

集解惠棟曰蠻夷猾夏責在司馬云司空者蓋琬借以譏允也

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爲光祿勳深相

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曰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

茂才四行

久次謂久居官次也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云三署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三署謂五

官署也左右署也時權富子弟多曰人事得舉而負約守志者曰

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

能音乃來反

於是琬蕃

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

集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無殷

參名獨士女目錄有殷知孫蜀人爲柳宗所拔致郡守或參之字也本傳作智孫

並曰才行蒙舉蕃琬遂

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

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曰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

臧俱禁錮臧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臧復拜

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

臧先謙曰臣字衍官本無

出爲魯東海二郡

相

臧解錢大昕曰漢制諸侯王國稱相相郡稱太守此郡當爲國之誤

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

言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墮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

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拜徵議郎擢爲青州刺史遷

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

臧解沈欽韓曰袁紀中平

末涼州叛大軍出征軍調不足貨殖之徒多以財爲官者或起家

爲州郡琬由是奏太尉樊陵司徒許相皆竊位懷祿苟進無恥終

無匡教之益必有覆公折足之患宜皆罷遣以清治路軍費雖急

禮義廉恥國之大本也苟非其選飛車在墮爲國生事此猶負石

投河不察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

震軍徵發盜官物賦過千萬琬爲糾奏其姦論鴻如法任文臺曰

文選曹植贈丁儀詩注黃琬拜豫州威邁百城

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呂

臧解沈欽韓曰張宗傳爲縣陽泉鄉佐廬江有

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

陽泉鄉水經注決水右會陽泉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南故陽泉鄉也獻帝封黃琬爲侯國一統志陽泉故城在潁州府霍邱縣西

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

周公營洛邑曰寧姬光武卜東都曰隆漢天之所啟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曰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

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王出

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

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佛君子求福

不同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與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

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

乎子胡不推之白解見馮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衍傳吾雖不

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

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

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

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

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

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

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爵

地畢也集解惠棟曰修文殿御覽引鸚冠子曰進賢受上賞則下

不蔽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

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已後復增敦

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

集解王補曰前書成帝紀永始

三年詔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平帝紀元始元年

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似惇朴敦厚直言

諸科非增于榮路既廣缺望難裁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上欲用盧

中興以後而怨望也缺音決司馬貞

自是竊名偽服浸曰流競權門貴仕請

曰缺又音企韋昭音冀

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

集解劉放

曰案文當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

因時識宜

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

間稱爲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順帝始曰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
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曰

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

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拘儒猶褊狹也集解沈

也又柔也荀子修身拂巾衽褐曰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

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

楊厚曰儒學進崔瑗馬融曰文章顯吳祐蘇章种鬻樂巴牧民之

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翼張皓虛心曰推士張綱杜喬直

道曰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

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睿辭舉厝稟其成式

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而語辭也論語曰豈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碩大陳蕃楊秉處稱賢宰

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衰闕

彌縫猶補合也詩云哀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

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

在朝者曰正議嬰戮謝事者曰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道

廣雅曰道急也集解惠棟曰所曰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

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集解顧炎武曰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

獻符者獨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

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

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向於東京者故范氏以爲桓靈之

間君道秕僻朝綱日替國隙屢啟故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

而權強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論所以傾而

未顛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之爲可謂知言者矣王補曰此論體製出於前書公孫卜兒列傳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曰彙越自下蕃

彙類也易曰以其彙征吉彙音謂

登朝理政竝紓災昏

紓解也音式余反

瓊名夙知累章國疵

疵病

琬亦早

秀位及志差

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宜反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終

後漢書六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一校補

左雄傳稍遷冀州刺史集解沈欽韓曰

至

長食乾糲

糲從辰日今書鈔及御覽

糲均作飯

臣聞柔遠和邇

錢大昭曰閩本臣聞下有之字

職斯祿薄集解惠棟曰

至

釋文本作廡

沈銘彝曰王伯厚云此斯字即旅卦斯其所取災之

斯又左傳魏絳曰使臣斯司馬斯亦作此字解今案鄭元傳去廡役之吏周燮傳恥在廡役注皆訓廡爲賤此訓斯爲賤章懷本即讀斯爲廡固無庸別爲之說

追配文皇帝與之軌注故亦云中興

官本注末有也字

自是選代交互

錢大昭曰漢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土不過對相監臨所云交互是也

令長月易令

誤今錢大昭曰今當作令已據改官本不誤

孔子曰四十不惑

官本四十下有而字

諸生試家法注故稱家法

官本注脫法字

文吏課牋奏

沈銘彝曰牋奏已見胡廣傳羅核軒

物原漢文始以策取士武帝加問經疑左雄又加牋奏果
武帝始以詞賦唐太宗加律判及詩德宗加論及詔詰

臺郎疑而詰之錢大昭曰謂尚書臺郎也

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集解沈欽韓曰至

當據此以定其先後次第案胡廣在尚書十有餘年典機事亦

免復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未嘗復爲尚書廣傳叙次甚明

惟延熹二年廣坐罪免爲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據碑拜太

中大夫後曾爲尚書令太僕乃爲太常但事在桓帝末年雄前

卒久矣是廣駁雄察舉之議本在前爲尚書時出守濟陰舉吏

仍不用雄議乃怙終耳非挾恨也且廣駁雄議駁之於初建議

之時也豈有科令已布察舉已行廣既緣謬舉獲咎猶能追駁

之哉沈乃謂當據雄傳以改廣傳次第是好爲紛更也

迄于永熹案永熹卽質帝之永嘉亦卽史繩祖學齋估畢記據邛

州古窰封石文謂當作永熹者也史說已詳本紀集解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集解沈欽韓曰至年十三柳從辰曰今書鈔

臧洪傳注引亦作年十二今東觀記作

年十三與沈見本書鈔同疑三是寫譌雄並奏拜童子郎案魏

馬朗年十二試經爲童

子郎蓋已沿爲故事

周舉傳字宣光

柳從辰曰書鈔七十二引續漢書作字真先

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

之子

錢大昭曰舉地已書于防傳黃瓊地已書文苑黃香傳李固地已書方術李邵傳鄭泰地已書鄭眾傳可省案既別

爲傳原不礙各書地前書賈捐之傳以捐之爲賈誼曾孫不別書地而嚴延年與次弟彭祖各爲傳亦各書地明無一定故錢

氏亦第云可省

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集解沈欽韓曰淮南

要略操舍開塞各有龍忌

案高注云中國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御覽七

十一魏武帝明罰令曰

至令人不得寒食

柳從辰曰令見御覽三十作七十一誤也

案沈引御覽其文脫誤不完據初學記四引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大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

子推且北方匝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

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曰刑令長奔一月俸
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注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

傳官本注未有也字侯康曰藝文類聚三引桓譚新論云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雖有病緩急猶不敢犯爲介子推

故也今案據類聚所引新論止記太原民俗有此初不爲周舉發沈欽韓謂桓譚何知有周舉直係誤會矣惟僅不火食五日

與傳言一月寒食者又不合先賢傳則云并州以介子推焚死
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適與傳說同故章懷兼及之侯
康又曰據魏武明罰令是此風漢末猶存故史但言頗革况下
頗者未盡之詞也其說是矣惟詳漢世寒食本在冬中至風俗
通謂冬至後百四日五日六日有疾風暴雨爲寒食蓋以此三
日爲寒食節之驗過此乃不寒食也徐陵報尹義尚書云歸雁
銜蘆多經寒食則亦就寒食節言是寒食節與民間禁火日數
之多少必當分別觀之夫冬至後百有五日止達次年清明當
以冬至一陽始生木紀復蘇已能肇火故禁火即始冬至非有
他也若止於冬至日始禁火一月則又適達大寒命名寒食亦
或有因然自唐以後則皆以清明前一日爲寒食節禁火三日
唐起北方當緣敝俗相承歷世莫變遂存其名而改其制以朝
廷率天下此風乃革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章懷柱謂懼
火之盛故爲之禁火因忌火而忌木並忌木氣之復蘇也其說
自當有所本至云龍星春見東方此
特就龍星釋之並非誤冬禁爲春禁

五品不訓注訓卽遜

官本注作訓亦遜之義

變復之徵集解惠棟曰

至案變復之法當見緯書今不傳

沈銘彝曰列子

易變而爲一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
一前書武帝紀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云逸詩也

乾坤定矣

錢大昭曰定矣闕本作以定

少歷顯位

案尙爲大司農時營救李固並見固傳尙或作向誤也

祿不序德

柳從辰曰袁紀此下有府藏空匱有瓦解之心二句案有上當脫民字

呂勃議是也

柳從辰曰袁紀此下有帝不從三字

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

侯康曰蔡邕周巨勝碑云察孝廉是時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

辭太守復察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則猶私存衡門講誨之樂不屑己也復以疾去

黃瓊傳嘗聞語曰

官本嘗作常

陽春之曲和者必寡集解周壽昌曰至

不如不注原典也

案宋玉對楚王

本云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者乃歌聲之頓挫抑揚由開口閉口而歸引商刻羽雜以流徵者乃歌聲之頓挫抑揚由開口閉口而歸注於舌齒之間卽謂就陽春白雪而曼聲歌之也成公綏嘯賦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蘇軾水龍吟噲徵含宮泛商流羽皆以聲言章懷引書多所刪節省去其爲陽阿薤露二句周氏乃別以引商刻角流徵爲曲名誤矣

卽拜議郎

柳從辰曰書鈔五十六引東觀記瓊以德行高妙公車徵拜議郎徵拜議郎豐之職也今東觀記蓋瓊以處士卽拜議郎

李固傳亦云眾皆怪其始崇隆也

瓊遷尚書令

柳從辰曰書鈔五十九引華嶠書瓊遷尚書令朝廷事號爲補職案朝廷上疑有脫字

雖詩詠成湯之不忘遑注不僭不濫

官本注僭誤潛

太中大夫邊韶等

韶在文苑傳官本作韶誤

昔周公輔相成王注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

下官本注成王二字不重

雖有善人而爲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

官本辟作飾侯康曰御覽卷二百九及四百二十八

引汝南先賢傳曰李宣字公休爲太尉黃瓊所辟是時寒暑不和羌夷數起瓊見掾屬曰是太尉無德願諸掾有以匡之東平王象對曰昔堯遭洪水之變湯有六年之旱自上聖之君誰能無此明公曰昃恪勤衰職修理小掾等無以加增如此至數人瓊欣笑次及於宜宜乃仰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輔弼天子處諫諍之職未有對揚譽譽之言其所旌命不授巖谷之士小掾私以於邑小掾聞之三台不明責在三公願明公深思消復災異進納忠良眾人默然慙愧案先賢傳務表公休之伉直未免後之乎視瓊矣然亦足見瓊於辟舉雖不徇權要亦猶未能顯拔幽隱使旌命徧逮巖谷也

乃封爲邠鄉侯集解沈欽韓曰二漢志潁川均無邠縣說文蓋譌

鄉爲縣也

案邠縣之變遷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考之詳矣前志潁川郡周承休班注本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

名鄭公不云更名邠章懷引班注更名下蓋亦原是鄭公二字至邠音亢乃別爲音注也寫書者因鄭邠同蓋亦原是鄭公二字耳此地未爲國之前本卽潁川之邠縣自前漢改封周後後乃有周承休國無邠縣矣前志斷自孝哀故平帝元始之改國爲鄭亦不取也中興後雖嘗復封周承休旋又改國於衛地爲東郡之故觀縣而周承休故地遂并省入潁川之陽城而爲邠鄉續志自亦無邠縣及周承休矣瓊所封雖實鄉侯其地則仍邠縣故地許書著邠之得名自邠縣固當仍以邠縣解之非有譌也周承休國今汝州東二十六里至紀要所云承休廢縣在今汝州治子城東者乃指隋承休縣非謂漢周承休國

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

又瓊免司空後猶有疏薨

侯就第得奉朝請矣疑雖許辭實封仍嘗受封關內侯爵止及身故瓊卒有諡而琬不聞嗣封也傳變傳已論之

而帝道不綱

官本而作則

創基冰泮之上注泮冰喻危陷

官本注泮冰作冰泮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注伯奇好妾

官本奇作子

王遙見

官本見下有之字

其年卒集解惠棟曰袁紀七年以太尉薨范不載案袁紀有諱已詳楊震傳按補

允甚奇之案延熹二年詠梁冀黃瓊復爲太尉允始由大鶴臚爲

云時司空盛允有疾嫌於無別宛卒於初平三年年五十二延熹二年宛年已二十非童子

出爲魯東海二郡相案此互文見義言出爲東海郡魯相也集解錢大昕曰至此郡

當爲國之誤案東海非國錢說仍誤

由是拜徵議郎官本拜徵擢爲青州刺史遷侍中柳從辰曰書鈔卷六十引續漢

書琬方毅廉直爲侍中尙書案傳不載琬爲尙書蓋略之

更封陽泉鄉侯集解沈欽韓曰至在潁州府霍邱縣西案續志盧

侯國自係縣侯封地雖其鄉亦有陽泉之名不應縣侯鄉侯並建水經注博而多疏未可據也至張宗爲縣陽泉鄉佐宗乃南

陽魯陽人此自指魯陽之陽泉鄉沈欽韓乃與廬江之陽泉鄉并爲一談亦誤

屈廬冒刃而前注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與廬也可乎官本與本

新序合案而求福句與廬也可乎句與廬即劫廬與己承上與字說亦可通見利不動臨死則死從柳

辰曰今新序作見利不動臨死不
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

進賢受上賞

官本上
誤土

集解惠棟曰

至

則下不蔽善

案高帝云吾聞
進賢受上賞見

蕭相國
世家

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

錢大昭曰案潛

夫論尚有明經寬
博武猛治劇等名

疆場宣其智力

官本場
誤場

帷幄容其謇辭

官本謇
誤蹇

位及志差注差音楚宜反

官本注宜
作家非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後漢書六十二

宋 宣城 太守 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卿名況趙人也爲楚蘭陵令著書二

十二篇號荀卿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集解惠棟曰據荀氏譜及家傳云然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

句多爲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集解惠棟曰先賢行狀云淑所拔章福芻牧之中執案刀

筆之吏皆爲英彥汪文臺曰魏志荀彧傳注世說德行注引張璠漢記云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安帝時徵

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集解吳仁傑曰案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郡一在宣州九

江之當塗以塗山得名故城在唐屬濠州是也宣之當塗則晉成帝時以當塗流人過江在于湖者僑立爲當塗縣大業十年屬宣

州是也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有之滕撫傳注亦同誤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

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

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

所忌出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淑對策譏刺梁氏故出也蒞事明理稱爲神君頃之

棄官歸間居養志產業每增輒曰瞻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

年卒李膺時爲尙書自表師喪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二

縣皆爲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熹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

八龍緄音昆熹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注

八目云儉字伯慈緄字仲慈靖字叔慈熹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

慈明肅字敬慈專字幼慈見張璠漢記惠棟曰荀氏譜云緄濟南

相年六十六或之父熹舉孝廉年七十汪昆陽令年六十肅守舞

陽令年五十專司徒掾年七十熹一作壽專古文敷說卦云震爲

專是也故注云本或作數俗本作專誤也汪文臺曰御覽四百三

十二七百五十七袁山松書云淑及陳寔神交及其棄朗陵而歸

也數命駕詣之淑御慈明從叔慈抱孫文若而行寔亦令元方侍

側季方作食抱孫長文而坐相對怡然嘗一朝求食食遲季方尙

少跪曰聞大人與荀君言甚善竊聽寔曰汝聽談解否乎謀曰解

因令與二慈說之不失一詞二公大悅御覽二百十二書鈔六十

謝承書云緄性明亮敏於眾職以勸羣僚乘初荀氏舊里名西豪

機平正直而行之先謙曰官本謂下傳之字

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卽舊西豪里也

穎陰令渤海苑康曰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今荀氏亦有八子

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立行先生

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勳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

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

叔慈內潤學士惜之誅靖者二十六人穎陰令丘穎追號靖曰立

行先生也集解惠棟曰荀氏譜云年五十五高士傳又云穎川太守王愷亦諡之曰昭定先生江文臺曰魏志荀彧傳淑兄子昱字

伯條集解惠棟曰條荀氏家傳作修謝承書又作條案三君昱字

元智昱爲沛相昱爲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

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織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

李膺俱死集解惠棟曰昱通鑑作翊李膺家傳云膺坐黨事與杜密荀翊同繫新汲縣獄時歲旦翊引杯曰正朝從小起

膺謂翊曰死者人情所惡今子無忝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誰

恨也膺乃歎曰漢其亡矣漢其亡矣善人天地之紀而多害之何

以存曇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謂

音息汝反集解洪頤煊曰吳志虞翻傳

幼而好

學

集解惠棟曰楊修荀爽述

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

而稱之曰可爲人師

集解惠棟曰任昉維傳云魏

爽遂耽思經書

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

年

集解先謙曰

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

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

夏火之位

木至夏而盛故爲孝集解惠棟曰袁紀載

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

地爲火在天爲日

易說卦曰離

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

惠棟曰在天爲陽在地爲陰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

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

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

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

吏能誦者比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集解周壽昌曰注

說王莽書於孝經無與尤爲謾證孝經在兩漢殆人人誦之孝文

置孝經博士亦屬見前書昭宣紀孝平元始三年詔置孝
經師博士江公著孝經說至後漢經學益盛儒林傳自期門羽林
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司隸有孝經師蓋勳傳宋臬曰涼州寡於
學術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雖被詔責要可見漢
制誦孝經遍天下也何休鄭康成馬融俱有孝經注高誘有孝經
解劉熙有孝經注皆後漢之治孝經學者注俱不引而轉引莽書
甚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盡謂盡其哀戚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

不得即去殆非所曰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

行過乎儉易謙卦九三爻勞謙君子有終吉故有遺詔曰日月

易月之語此爽誤會詔意也詔云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

且古喪服二十七日不聞已葬其葬前固有服不盡于三十六日

二宗竟降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苟說誤之也蔡邕上封事云孝

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此尚可通以葬前無改也朱子荅

余正甫書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讀漢書最審此當

時之宜不可賈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聞之禮未嘗改

移曰示天下莫遺其親遺忘也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

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

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眾矣

集解惠棟曰禮記經解文曾子曰

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

事見論語致猶盡也極也

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

之歸也

左氏傳咸武仲之言

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

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曰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

集解劉放曰案文以自當作自以

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

前書翟方進爲丞相遭後母憂行服三十

六日起視事曰不敢踰國制也集解王補曰前書翟方進傳後母

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此所謂國制也爽既誤以文帝遺詔爲以

日易月因剛此既葬二字以合之斯爲巨謬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

呼其門

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重奪孝子之恩

所曰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

正過勿憚改也

憚難也

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禮記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臣聞有

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

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

語見易序卦也

夫婦人倫之始王

化之端

集解王補曰爽女采爲南陽陰瑜妻瑜卒守義不嫁爽詐稱病篤召歸采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

邇嫁郭氏采卒不汚自縊而死事詳列女傳爽之所爲如此今對策極言嫁娶之禮夫婦之倫又時人不行妻服爽復引據大義正之經典殆諺所謂媚妖其身媼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

震其口

者乎徒見其報頌而已

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

咸恒

易乾坤至離爲上經咸恒至未齊爲下經集解惠棟曰易乾

之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孔子曰天

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主也故爲下篇始者貴之也孔子曰天

尊地卑乾坤定矣易繫辭也集解惠棟曰荀爽注云謂否卦夫婦

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

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

歸妹曰祉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

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封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爲湯

湯名天乙也集解惠棟曰九家易云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爲帝

乙六五以陰處尊位帝者之姊妹五在震後明其爲妹也五應於

二當下嫁二婦人謂嫁曰歸故言帝乙歸妹謂下居二以中和相

承故元吉也此言乾升坤降之義注引王弼注未當婦人謂嫁曰歸言湯曰娶禮歸其妹於

也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逆之者何使我主之命於天子者何

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云不自為主

尊卑不敵也集解惠棟曰京房易傳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

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

天地之義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易家皆以帝乙爲湯左傳謂微子

不傳易不足據也今漢承秦法設尙主之儀曰妻制夫曰卑臨

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

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集解惠棟曰荀爽

牛震爲龍巽爲與天地之宜八卦之位山澤高卑五土之宜今易

雞之屬是也無天字玉昭素據此以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曰通神明之德集解

爲諸本皆有天字也曰荀爽注云乾坤爲天地離坎爲日月巽震曰類萬物之情皆易

爲雷風艮兌爲山澤凡此皆神明之德也曰謂乾坤之策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北極北辰

星女主之象也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崐猶高也易艮下兒上

爲澤妻象也咸感也山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獸

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

易說卦之文也

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茅屬地

該音

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

初篇實首關睢禮始冠婚先正夫婦

儀禮士冠禮爲始士婚禮次之

天地六經其

旨一揆宜改尙主之制曰稱乾坤之性

集解惠棟曰乾升坤降具於天地初分之後故云性

也遵法堯湯式是周孔

式法也集解惠棟曰詩始關睢禮始冠婚皆周公所定孔子者繫辭所云是也

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

地五建咸備各曰其敘矣

建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煥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時風若五是來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

集解惠棟曰成十三年左傳劉

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

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下云興福祥之本

而止禍亂之源禮者所曰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

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

由來也取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曰下

各有等差事之降也

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月百物畢生也又曰諸侯一娶九女也集解先謙

曰官本無一字

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曰禮濟樂節宣其氣

左傳曰昔

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爲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爲災於是乎節宣其氣也集解劉攽曰注昔晉侯有疾玩文多一昔字惠棟曰虞仲翔易云坤化成物故云能化也今本化爲作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列女傳曰夏桀爲琬室瑤臺以臨陽竭於上陰

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

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

事見尚書無逸篇其詞與此微有不同也

後世之人好

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何與斯人

追欲喪軀誠可痛也

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集解惠棟曰韋孟風諫詩云追欲縱逸應劭云追情

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

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

言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

屢臻臣愚言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

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集解先諫曰官本藏作庫三曰修禮制

綬眉壽四曰配陽施所益斯詩曰益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

明所言爲歲尊卑奢儉所言爲禮故言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

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卦象辭文也春秋傳曰唯器與

名不可言假人杜預注左氏云器謂車服名謂爵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

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

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

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集解惠棟曰鄭玄注云作威專刑罰

也作福專爵賞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

玉食備珍美也

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

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

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集解沈欽韓曰繁露服制篇土止於帶縶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僂民不敢服絲玄纁乘馬輿所指制度殆謂此仲舒對嚴篤有司

集解先謙曰官本篤

策止是汎論並無科指注以對策當之非也是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後遺黨

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已著述爲事遂稱爲碩儒

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

沈欽

韓曰慈明知禮必不爲舉主服

當世往往化已爲俗

集解周壽昌曰桓典傳節

非禮之服當是中心喪如師耳國相王吉舉典孝廉爲郎會吉以罪誅人莫敢至典獨棄官收殮

歸葬服喪三年負土爲墳爲立祠而去桓鸞傳太守向苗舉鸞爲

孝廉遷膠東令苗卒鸞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李恂傳太守李

鴻請署功曹鴻卒恂送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此皆

在爽前大約漢人服舉主之喪過於子孫不但心喪而已其化以

爲俗亦不自爽始然觀陳寔之喪海內奔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

者以百數一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屬猶有弔問喪疾者

集解

時風氣可想

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

集解何焯曰此所謂君指太守令長言之慮棟曰君

弔喪問疾

曰案文當作

曰案文當作

謂州也。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喪服曰：夫爲

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

哭，不亦虛乎？集解周壽昌曰：朱穆傳：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

證曰：貞宣先生蔡邕傳父稜，證貞定公陳寔傳寔卒，何進遣使弔

祭，證爲文範先生卽荀爽之兄。靖年五十卒，號曰元行先生。夏茶

傳官太山都尉，卒諸儒共證曰：宣明君恭子牙早卒，鄉人號曰文

德先生。范丹傳終萊蕪，長大將軍移書陳留太守，證貞節先生皆

私證也。諸人稱先生蔡稜無爵而稱公，尤爲僭妄。宜爽欲據經典大義以正之也。後公車徵爲大將軍，何

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爲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帝

卽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

原相，行至宛陵。集解錢大昕曰：宛與苑同。此河南之宛陵，非丹陽

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集解惠棟曰：北海耆舊傳云

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服巾未百日，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

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命割席而坐也。集解荀氏家傳云：世人號

九十五日。集解惠棟曰：荀氏譜云：九十三日荀氏家傳云：世人號

栗飯坐。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

皮禡。

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

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荀爽或曰因爽病薨虛構是說以掩其尸位台司

了無匡正之恥耳范氏震爽盛名不察其溢美而謂潛圖董氏機

振國命誣矣通鑑不襲其誤斯爲史議姜宸英言爽之喪心一女

且不欲聽其完節其肯出身除逆爲烈丈夫之舉哉尤足發既死

之覆矣又曰嘗證之袁紀已確知其誣觀其并致爾屍葬爽豕旁

決此說斷由荀氏子耳其圖卓載之袁紀載之魏志范史附之鄭太

不然故亦荀氏子耳獨於爽而著禮易傳云臣悅叔父故司漢紀

傳通鑑從而錄之何類推而得之者著禮易傳云臣悅叔父故司漢紀

愷之邪此可以類推而得之者著禮易傳云臣悅叔父故司漢紀

著易傳據父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才篇之文解說經意由詩

是克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經籍志云爽注周易凡十一卷詩

傳集解惠棟曰荀悅漢紀云爽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

敗可謂鑒戒者集解先謙曰官本謂之漢語集解王補曰史記文

臨者皆無踐集解引晉灼云踐漢語作踐又作公羊問及辯識

惠棟曰荀悅申鑒云世稱律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并它

空爽辨之蓋發其偽也有起于中興之前終張之徒所作乎并它

所論敘題爲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

梁荀爽集三卷錄一卷

棟梁今者言范蔚宗時也 兄子悅或並知名或自有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曰儒行爲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曰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

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曰爲出處君子

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曰求志陵夷則濡跡曰匡時濡跡解見荀

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焉易履卦

坦坦幽人貞吉又曰履虎尾不咥人 觀其遜言遷都之議曰救楊

黃之禍楊彪黃琬也集解 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

屈道固逶迤也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逶迤曲也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

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

闕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或

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
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且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時政移
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
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五典曰經之羣籍曰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
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
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
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
不得保其性矣集解惠棟曰昭八年左傳云莫保其性杜預云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法壞則世
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
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肆放也是謂四患興農桑曰養其
性集解李良表曰諸本同案中鑒原文作養其生審好惡曰正其俗宣文教曰章其化立

武備曰秉其威明賞罰曰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曰

罪人不樂生不可勸曰善

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未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尚書

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故在上者先豐人財曰定其志帝

謂皋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耕籍田后桑蠶宮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

蠶室近川而爲之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言自足也集解

宮仞有三尺也虛力不妄加曰周人事是謂養生也周給君子之所曰動天地應神

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眞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

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曰蕩

眾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

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

同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曰情用小人曰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曰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曰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也章明也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

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曰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

備曰戒不虞曰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國語齊桓

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修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修

國政而寄軍令鄰國不知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韓子曰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曰勸善罰曰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

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獨五政又立行之曰誠

守之曰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

自交之老子曰爲無爲事無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

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又言尙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

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曰婦陵

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

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禮記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

其中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也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

不存焉集經惠棟曰鄭元六藝論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下及士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尙書

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

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齊豹盜三

叛人名以懲不義也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

解先謙曰官本無曰字

策解惠棟曰申鑒又云爲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爲法式則書立事
功則書兵戎動眾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
公主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
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

每於歲盡舉之尙書曰助賞罰曰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

常曰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曰爲漢紀三十篇

詔尙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策解王補曰序文
按之本書頗有刪

改并移易其次第蓋史家所載不必盡符本書也又昔在上聖惟

案漢紀悅自有序此乃章首正文而范傳謂爲序

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曰通宇宙揚于王庭策解
惠棟

曰書契取諸夬詩周頌曰我
求懿德肆于

故用彖辭之語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

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求亦惟厥後永世作典

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於是夏而歌之也

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
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

策解惠棟曰董仲舒對策云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春秋緯曰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世濟其軌不隕

其業也

濟成

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問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

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爲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乎萬嗣聖上穆

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

舊書曰述漢紀中興曰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曰觀矣又著

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集解通鑑胡注荀悅申鑒

其立論精切關於國家興亡之大致過於或攸至於揣摩天下之勢應敵設變以制一時之勝悅未必能也曹操奸雄親信或攸而悅乃在天子左右悅非比於或攸而操不之忌蓋知悅但能持論其才必不能辦也嗚呼東都之季苟淑以名德稱而或攸以智略濟悅蓋得其祖父之彷彿耳其才不足以用世其言僅見於此書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尙論其世深味其言則知悅之忠於漢室而有補於天下國家也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

集解官本考證曰舞陽本或作長社誤

少仕郡辟司徒

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爲坐法尙書選

三府掾能理劇者乃曰韶爲羸長

羸縣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集解通鑑胡注羸縣屬泰山

郡沈欽韓曰贏當爲贏一統志在素安府萊蕪縣西北縣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俗名城子縣賊聞其賢相戒不

入嬴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眾韶

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贖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集解通鑑胡注主者

主倉粟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曰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之吏也

韶名德竟無所坐集解惠棟曰御覽引眾漢書云時民大飢而太守未至韶因發倉賑吏白言太守垂至軍糧重

事餽須來到韶言民命懸急令以擅出穀受罪合眼入地不以爲恨也後竟不坐韶一作攸通鑑曰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

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頌川四長曰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爲

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爲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

並辟獻帝初至太僕集解惠棟曰魏明甄表狀云融聰識知機發於岐嶷時人名之曰窮神知化兄弟同居至

於沒齒處卿相之位且二年七十卒集解惠棟曰陶淵明道誠曰

十年奉身守約不隕厥問颶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

七當爲八也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曰篤行稱

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

密縣山也

目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

同郡陳寔年不及皓

集解惠棟曰先賢行狀云寔少皓十七歲

皓引與爲友

集解惠棟曰海內先

賢傳云寔爲西門亭長皓深獨敬異歲常禮待與同分義

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

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問之

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

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

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尙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

集解惠棟

曰瑾袁紀及先賢行狀皆作觀

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

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

集解通鑑胡注瑾李氏之出而退讓故修云然惠棟曰案

性與姓通言似我家子姓也

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曰膺妹妻之瑾

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曰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子孟

曰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弟何期不與孟軻同

邪集解沈欽韓曰袁紀作瑾常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

人過已致怨本國武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知

解劉敞曰正文案昭當作招通鑑胡注國語齊國佐見單襄公其

語盡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其後

齊殺國武子蘇林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

年六十九終于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

琴樂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遂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

爲司隸校尉海內先賢傳曰繇字元常郡主簿迪之子也魏志曰

沈欽韓曰先賢行狀云皓二子迪敷舉孝廉爲尚書郎辟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集解

並以黨錮不仕繇則迪之孫與此異

陳寔字仲弓集解錢大昕曰洪氏隸穎川許人也集解王補曰文

郡有許縣魏志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爲許選注漢書穎川

昌縣然蔡邕之時惟有許縣或曰許昌非也出於單微集解惠棟

陳軫封穎川侯因徙穎川以稱陳氏生嬰秦東陽令史嬰生成安

君餘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恒恒生願願生齊齊生源源三

子實崩寔自軌以下皆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

不顯于世故云單微也

吏嘗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佐

集解先謙曰刺衍官本衍刺史而二字亭長下有亭佐實爲之

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

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云邵每出候賓見實執書立誦邵嘉之卽解錄遣使請太學

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

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曰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

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

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

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

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懼洩事也集解通

鑑胡注郡守所出命曰教百官志云郡有文學守助掾六十人

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

違寔乞從外署不足曰塵明德倫從之

請從外署之舉不欲陷倫於請託也集解通鑑胡注

功曹主選署寔乞從外白署若不出於倫者

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

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

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倫謂眾

人言曰

集解先謙曰

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

白晷比聞議者曰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

集解通鑑胡注
故人倫自謂也

漢人於門生故吏之前率自稱故人楊震
謂王密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是也

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

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

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曰暮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

太丘
縣屬

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也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續
漢書云實舉灼然爲司徒屬遷太丘長案謂行義灼然晉書溫嶠

傳舉秀才灼然一統志太丘在
歸德府永城縣西北三十里

修德清靜百姓曰安鄰縣人戶歸

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

司官謂主司之官
也集解沈欽韓曰

州從事謂之州司潛夫論考績篇州司不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
治令遠詣闕史弼傳州司不敢彈糾是也

寔曰訟曰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

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曰沛相賦斂違法乃解

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

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

集解惠棟曰魏書
云寔遭黨期隱居

荆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己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

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舉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

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寔在鄉閭平心率

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

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

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

人未必本惡習己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

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

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

陳耽集解惠棟曰耽事別詳劉陶傳中每拜公卿羣僚舉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

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敦勸也

欲特表己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

集解惠棟曰蔡邕陳太邱碑云大將軍何司徒袁公時三公每前後招辟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

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

八十四卒于家集解錢大昕曰碑云春秋八十三中平三年卒惠棟曰趙明誠云案蔡邕集陳仲弓三碑其一碑云

中平三年秋八月丙子卒而三碑皆云春秋八十有三傳以爲四

年八十四誤沈欽韓曰陳寔故里在許州府長葛縣西四十里

今德星觀集解惠棟曰魏書卽其遺址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集解惠棟曰魏書

無不制衰麻者曰百數集解惠棟曰魏書云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緘麻執子孫禮共

刊石立碑集解沈欽韓曰寔別傳云寔卒蔡邕爲立碑刻銘明統志陳寔碑在許州鄆縣西三十五里又有祠在鄆陵縣

故宅諡爲文範先生先賢行狀曰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祠爲諡集解

九疇美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悔沒號不亦宜有六子紀

乎王補曰寔遺文不見於世惟異聞記載抱朴子內篇有六子紀

諡最賢集解惠棟曰世系云文範先生有六子紀夔洽諡休光

紀字元方亦曰至德稱兄弟孝養闔門靡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

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集解沈欽韓曰古文苑邯鄲涪鴻臚陳君碑云

君既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閭乃覃思著書三十餘萬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哲而後建旨明歸焉今所謂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

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瘳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尙書

圖象百城曰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

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集解沈欽韓曰碑云大將軍何進表選名儒君爲舉首公車特徵起

家拜五官中郎將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云云案以鄭君申屠蟠等傳參之則紀之解巾入仕在

中平五年傳云董卓者非也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

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并隴以東商洛以西厥壤肥

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

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左傳曰楚沈尹成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

也侯宜修德政曰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曰公宜事委公

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曰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

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徒萬乘曰自安將

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累卵解見皇后紀崢音土耕反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

無所復言時議欲曰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嚴讀曰卽

時之郡壘書追拜太僕集解沈欽韓曰碑云君相平原視事未暮

利其土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爲己致死乃辭而去之老弱攀轅

晨夜聞行寓於郊野不云追拜太僕所云刺史敗於黃巾者

焦和也魏書幽冀二州爭利者袁紹公孫瓚也瓚遣青州刺史田

楷拒紹平原屬青禍難方殷於是去郡魏志陳羣傳隨紀避難徐

州碑得其資又徵爲尚書令集解沈欽韓曰碑云袁術結婚呂布

此傳非也又徵爲尚書令召爲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使絕好追

女離遂姦謀惟帝念功命作尚書令據呂布傳說建安初袁紹爲

布絕婚者沛相陳珪初不及紀未能定其虛實也

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集解惠棟曰碑

卒子羣爲魏司空羣字長文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羣

先謙曰官本先與下有紀之間先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也集解

紀友後與四字是此脫天下曰爲公慙卿卿慙長集解沈欽韓曰

問羣卿何如父祖羣對曰臣祖實不言而治臣父紀言而行之至

於臣羣有其言而必行案魏略羣爲魏侍中與尚書桓階勸曹操

早受漢禪孫所
慙者寧止乎此
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集棟

曰海內先賢傳云
謀司徒孫公車徵不就世系云
諶登獻時號三

君集棟沈欽韓曰藝文類聚漢雜事云漢末太史家贈星言有德
星見當有英才賢德同遊者書下諸郡縣問潁川郡上事其曰

有陳太邱父子三人俱共會社案劉孝標引檀道鸞續晉陽秋則
云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

聚案此並造作虛文所謂揚
之可使上天非通人所取
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

古者諸侯朝天子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成羣言眾多也集棟
惠棟曰士相見禮云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布如執

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鹿執之曲
禮云飾羔鴈以饋先儒謂飾以饋者天子之卿大夫飾以布者諸

侯之卿
當世者靡不榮之諶早終先賢行狀曰豫州百城皆圖畫

大夫也
正文多一者字惠棟曰當世下疑有脫字劉效謂多一者字非也

又云陳氏家傳云紀謀以下八十六墓三十六碑並在長葛縣陸
山之

論曰漢自中世曰下閭豎擅恣故俗遂曰遁身矯潔放言為高肆放

其言不拘節制也
論語曰隱居放言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叫呼

之也芸除草也集解惠棟曰高誘注淮南子云叫呼大語案周禮作嗃呼故時政彌悞而其風愈往唯

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曰權奪王公不能曰貴驕所曰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胤寇懷道太丘奧廣模我彝

倫曾是淵軌薄夫曰淳曾之言則也集解惠棟曰摸猶範也洪範云彝倫攸敘寔證文範先生故云虞

基既啟有蔚穎濱二方承則八慈繼塵二方元方季方也荀淑八子皆以慈爲字見荀氏家

傳也葉醒劉攽曰案凡人相語言及所論議皆當作謂以彼物爲某事乃當作爲其字從平聲後人傳寫之誤爲謂相亂難爲悉改學者宜知之先謙曰爲謂古本通作劉說謬甚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二校補

荀淑傳潁川潁陰人也

地詳后紀案文也字誤衍

出補朗陵侯相

地詳臧宮傳

自表師喪注心喪三年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號曰元行先生注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學士惜之

官本注學上有及卒二字此脫

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集解先謙曰官本九作元

謹案典傳典遷

太常以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據紀桓帝延熹十年六月改元永康十二月崩則作九年者是也且典諫桓帝恩澤諸侯無勞受封謂宜一切削免爵土乃延熹二年誅梁冀立皇后鄧氏以後事時典尚爲大鴻臚既轉太僕乃遷太常安得元年已爲太常乎

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注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

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

案言比孝經則知前漢於選舉非能誦者不得與至莽始以所作書

頒行學官亂舊制也此章懷因漢制無可證明故舉莽事以借證周壽昌乃謂於孝經無與非也

故有遺詔官本有曰易月集解王補曰至何謂以日易之乎駁

以日易月之說始於顏籀取維禮制意非不善然荀爽大廷對策直指遺詔應劭躬爲漢人明習舊章苟其無徵何敢誣枉矧喪自總麻以上至斬縗本皆計月孝文獨計日安得謂非以日易月顏氏乃以三十六日與二十七月不合斤致辯不太泥乎王補謂葬前有服不與此三十七日因也然天子崩七月而葬文帝則七日而葬兩漢諸帝之葬亦從無至七月者葬前何人推士喪禮以說天子諸侯大夫豈能無誤二載所述后氏所訂又出其後漢文時未著學官非當時所遵行論語說三年之道喪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未必皆以二十五月當三年也而曰生與來日死與往日三日成服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達乎天子諸侯大夫可盡信耶至以二十七月爲三年後世之制於經傳本無明證顏氏乃據以說漢禮王補且謂古喪服如此斯不然矣如以文帝之三十六日當三十六月則固足三年也

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集解王補曰至因刪此既葬二字以合

之案爽論短喪之失禮卽省既葬二字於辭義初無所害王補仍不合以日易月又何謂刪此以合之乎

與天地之宜

官本無天字錢大昭曰闕本無天字

曰類萬物之情注皆易繫辭之文也

官本注無辭字

瑤臺傾宮注解見桓帝紀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及逢卒爽制服三年集解沈欽韓曰

至當是申心喪如師耳

侯康曰風

俗通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邳伯條舉嘗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案據此則沈氏疑爲心喪非也蓋漢世事舉主如君故其禮至重異於後世之以舉主爲師耳

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

案爽以白衣不十旬而致位司空其受董卓知

遇有過蔡邕反共圖卓準以邕之聞卓誅而發嘆動色原似不類雖然司空大臣也何顒既荀氏故舊王允又實爽之舉主也方允矯情屈意以附卓爽之登進允亦將有力焉而謂允顒之圖卓爽必不與聞尤非其情矣夫爽逼嫁其女范史初不爲之諱女節自高然漢世固不以改適爲非禮爽又夙持陽尊陰卑通怨曠和陰陽之說自當分別觀之姜宸英顧謂皆出荀彧之作僞且於爽與顒通謀明見黨錮傳而反謂或致顒屍葬爽冢旁決爲作僞之證豈非深文乎至荀攸卽爽之從孫同與顒謀猶爽志也攸以機洩被繫故袁紀亦及之爽不及誅卓會病薨而先卒故無由及紀與傳自異體讀史者不容不辨也

柳從辰曰一統志爽墓在許州城北明統志同地形志穎陰有爽墓寰宇記爽墓在長葛縣東北七里皆與一統志異

靈帝時闕官用權

錢大昭曰闕本官作宦

必乎眞定而已

錢大昭曰申鑒定作實

物無不功

官本功作切與申鑒合此誤

又言尙主之制非古

官本古下有也字案悅漢紀有論王吉請改正尙主之禮一條與此奏正同

廟有二史

官本廟作朝與申鑒合此誤

詔尙書給筆札

官本札作札

臧否不問

問當作同官本不誤

韓韶傳字仲黃

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六十八作仲潢穎川武陽人也

今地詳后紀公主傳

乃以韶爲羸長注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

官本注在今在

竟無所坐集解惠棟曰御覽引眾漢書

柳從辰曰見御覽二百六十八引典略

目病卒官

柳從辰曰一統志韶墓在今舞陽縣西南四十五里

獻帝初至太僕集解惠棟曰

至不隕厥問

侯康曰孔融汝穎優劣論曰汝南府許欸教太

守鄧晨圖開稻陂灌數萬頃累世獲其功韓元長雖好地理未
有成功見效如許欸者也據此則元長宦績必有與治水利之
事然不可攷矣柳從辰曰袁紀中平五年韓融與荀爽等補博
士不就屢徵聘皆不起晚乃拜河南尹時鴻臚太僕卿年七十
餘兄弟同居閨庭怡怡至於沒齒也案元長爲大鴻臚安集關
東見本書獻紀及袁紹傳爲太僕奉命與李傕郭汜連和并見
董卓傳其言水利當
卽在尹河南時也

鍾皓傳潁川長社人也

地見靈紀

昔國武子好昭人過注國武子知之而責慶克

官本注而作面

九應台輔

官本應作膺

陳寔傳聽受業太學

柳從辰曰御覽一百八十一引謝承書寔詣太學郭林宗陳仲舉爲親友結家立精舍講

投諸生數百人

送至輪氏傳舍注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

輪一作綸在今河南

府登封縣西南七十里嵩陽縣本隋置卽今登封縣治也相差頗遠疑注有誤

補聞喜長旬月自暮喪去官

侯康曰蔡邕陳仲弓碑遷聞喜長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卽解綬去與本傳

異蓋去官兼此二事也

修德清靜百姓曰安

侯康曰世說政事篇陳仲弓爲大邱長時吏

請付獄考眾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眾姦豈復過此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同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案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又云陳元方年十一時侯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邱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邱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忖其所安久而益敬案世說亦云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邱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濡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蓋袁公之問於禮當正對故元方以政事答之客之問徒驚太邱之名故季方謙謂不知各有所當也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

柳從辰曰袁紀云寔推純誠不屬名行然羅居老少皆親而敬之

共刊石立碑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

至三十五里

柳從辰曰查明許州有鄆城縣

無鄆縣又河南通志載寔墓在鄆城縣西二十里一統志寔墓在長葛縣西三十里

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

侯康曰世說箴規篇陳元方遭父憂

錦被覆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雋才四方是則如
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吾不
取也奮衣而去自
後賓客絕百餘日

崢嶸之險也注崢音土耕反

官本注土
作上是

子羣

錢大昭曰魏志陳羣傳羣爲兒時寔常
奇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

注由是顯名也

官本
注末

無也
字

弟諶字季方集解惠棟曰

至

忠字孝先州辟不就

柳從辰曰世說
元方子羣季方

子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諮於祖
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